

■ 聚焦

# 贾平凹长篇小说《秦岭记》： 在这里尽览秦岭

□ 齐雅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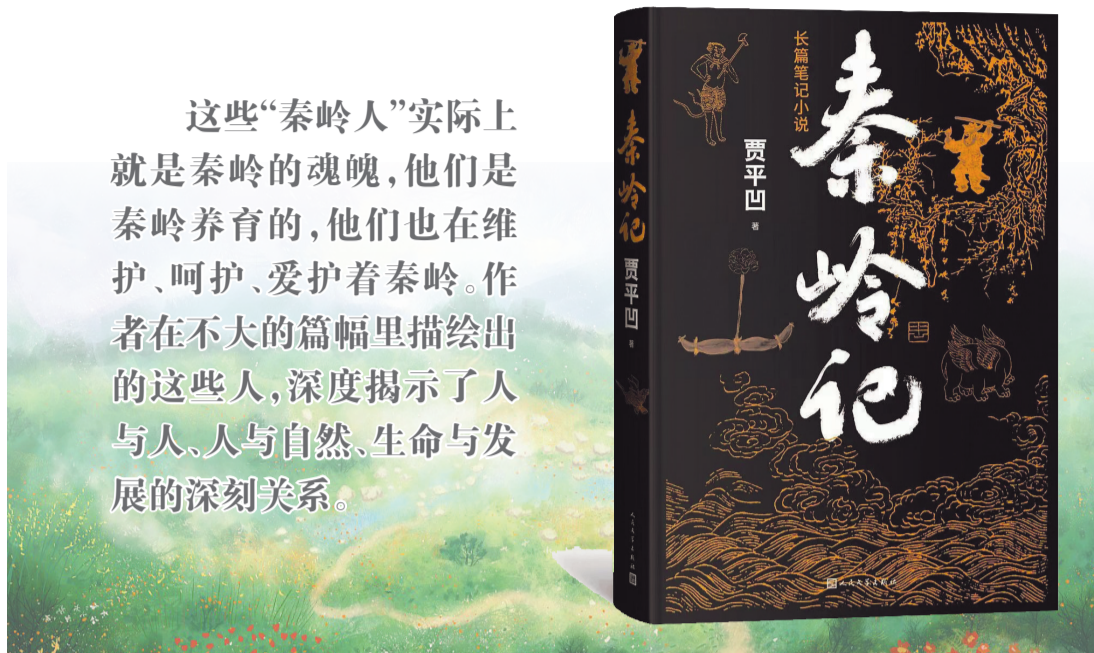
贾平凹的《秦岭记》一定意义上是他的第一部笔记体小说，也是当代文学中不多的笔记体小说之一。笔记体小说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经典，至今仍然广受欢迎。现当代的笔记体小说不多，其中有许多主客观因素。特别是在当代，小说被界定为短篇、中篇和长篇之后，作家们的创作基本都是沿着这样的界定进行。而篇幅接近长篇小说、章节接近短篇小说，既有短篇的独立性又有长篇的完整性的笔记体小说，实际上数量很少。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多的是作家的思想功力、艺术功力乃至生活阅历等因素所致，因此可以说，笔记体小说多是资深大家所为，贾平凹肯定是其中之一。

贾平凹是能够将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相平衡、相综合的有大气象的作家。他从来不甘于现状，总是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从来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对笔记体小说的触碰就是其中的显现之一。

笔记体小说的意义，在小说门类而言是比较特殊的，这种既有故事、有人物、有趣味，又有思想、有情感甚至有顿悟的体裁，带给人们的阅读感受是比较独特、有趣又比较深刻的。好的笔记体小说，既有小说本身的阅读意义，又有散文甚或随笔、评论的阅读感觉，读之可以令人愉悦轻松，可以见人、见事、见景，可以思古、探幽、追远，可以会心一笑、掩卷叹息或拊掌雀跃，等等。优秀的笔记体小说是宝贵的，更是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贾平凹的《秦岭记》在当代文学中是一种示范与引领。

在《秦岭记》里，读者追随着作家在秦岭里走了一遭。绵延千里的秦岭，多少人终其一生，可能只是

这些“秦岭人”实际上就是秦岭的魂魄，他们是秦岭养育的，他们也在维护、呵护、爱护着秦岭。作者在不大的篇幅里描绘出的这些人，深度揭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与发展的深刻关系。



触摸了它的一个角落。人的精力有限，但心力可以无限，在作者的引导下，在书中一串串场景的连缀下，读者可以深入到秦岭里面去，几乎可以触摸到秦岭的脉络与神经。读着书，仿佛登上了秦岭之巅，放眼俯瞰，览尽秦岭之盛。在书中，读者可以深入秦岭之峪，在古道追忆千年万人的足迹；触摸秦岭之树，看那遮云蔽日的参天气概；俯下身来，掬一捧潺潺的秦岭小溪水，手心里、舌尖上感受那沁人的清凉……贾平凹是生长在秦岭里的，当然也只是秦岭一隅，但他更多的行走、更多的感知、更纵深的认知，足以让读者展现秦岭的宏伟、博大、深邃，引导读者更好地领略秦岭的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岭记》介绍了秦岭，也更深刻地挖掘了秦岭精神，触及了秦岭的魂魄。在年逾古稀之际，贾平凹以这样的书写方式，其实也是做了一种引导与解说，也是一种教育与传播。

在自然和生态的维度上，贾平凹是自觉的践行者，自然的人化和人与自然的协调一直是他写作的基本遵循。在《秦岭记》里，读者能更好地了解秦岭里发生的事。《秦岭记》肯定不是单纯的风光展示，也肯定不是游记，它的核心仍然是叙事。这其中的叙事，当然是围绕着秦岭的事、在秦岭里发生的事、生活在秦岭里的人的事，正是这些“秦岭事”，落脚了“秦岭记”的着力点。在《秦岭记》里，作者用所见、所闻的积淀，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有现实的、有过往的，有真实的、有传说的，虚实虚实乃至真真假假，都让人真切感受到秦岭的博大、人类社会的纷繁，更能体悟到历史的延展、社会变迁的丰富。这些“事”有悲有欢、有庄有谐、有大有小，闻听这许多事，有趣、有得、有感，更有思索、有顿悟，从而对秦岭乃至秦岭之外的事情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无论是什么样的景色，无论是什么时间段落，人类社会总是会用大大小小的事件连缀起来的，正是这秦岭事的描叙，更能让读者放宽视野，更能让读者全面地感知秦岭，并烙下深刻的记忆与感怀。

《秦岭记》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生活在

秦岭里的人，或者是造访秦岭的人，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也在这里喜怒哀乐。他们有一辈子没有走出秦岭的，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后继续在秦岭里生活的，也有走出去就没了在这里生活的，但他们骨子里的秦岭情结始终无法挣脱。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欢畅的，有在这里饱受煎熬的，有积极乐观向上的，也有悲观抑郁消极的，但他们都没有怨过这山这岭，因为他们对秦岭爱得深沉，也明白这里是生养自己的所在。这些“秦岭人”实际上就是秦岭的魂魄，他们是秦岭养育的，他们也在维护、呵护、爱护着秦岭。作者在不大的篇幅里描绘出的这些人，深度揭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与发展的深刻关系。也只有涉及人，小说才能从状景、叙事中升华，才是一部文学作品真正的指向所在。作者以足够的阅历和深度的人文关切，用看似不经意甚或轻松的笔触，描绘出这些人物，实际上是对人类命运的再度思索，当然也饱含了一种祈愿与祝福。

状景、叙事、写人之后，《秦岭记》从作品层面和作者角度，体现出对秦岭的深邃感情。无论是书中触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房一屋、一壑一亩，还是提及的每一个男女老幼，涉及的或大或小、或真或幻的事，作者都倾注了深切的爱。唯有真心真意的爱，才能在看似不经意或寥寥数笔的描叙中，为读者刻画出一幅秦岭景象，展示出秦岭的世间百态，以及作者视为亲人、朋友般的秦岭中人。正是这种阅历之后的体悟、感知之后的关切、思索之后的表达，最终让作者的感情跃然纸上，洒落在全书之中。

笔记体小说的书写是多重文体的融合，至少是小说与散文、再加上杂文乃至评论的笔法，所以具有较大的难度，需要很强的功力。同时，笔记体小说更需要作者有阅历、有见识，更有智慧与情怀。贾平凹无疑具备了足够的优势，他的写作，总是自觉地有所担负，并为之认真地、近乎执拗地努力着。《秦岭记》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是他承继了古法，激活了这一文体；另外，也可能是这种文体更能彰显作家的人生思考，以及对于当下文学现场的引领意义。

■ 第一感受

文学批评有自身的要求，准确的艺术判断力、出色的理论思辨力，再加上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文学出身的学生，艺术判断力会好一些，但理论思辨力相对要弱一些，他们的文章修辞性较强，但也容易流于现象的表面，难以深入，从而使得文字缺乏涵盖力。学理论出身的学生，思辨能力强一些，但艺术感觉让人捏一把汗，特别是对一个没有研究过的新作品，缺乏准确的审美判断，不管好的坏的都往理论深处拽，文学作品成了证明观念的材料，审美判断变成了逻辑游戏。

徐兆正读硕士时的专业是西方哲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及其“消费社会理论”的。博士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说了一大通后现代哲学，导师组都晕了，就让他说说德国古典哲学。听到黑格尔和康德美学之类的，导师们都开始点头。其实那不过是他的专业基础课，跟文学系的学生谈歌德、席勒差不多。由西方哲学，进而痴迷于西方文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徐兆正就经常在一些专业报纸发表文章，在一些知名网站的文化版面也有专栏。写得多，涉及面广，哲学、文学、文化，尤其是对现代主义文学情有独钟，普鲁斯特、福克纳、罗兰·巴特、卡夫卡、亨利·米勒、巴勃斯，都是口头禅。有理论兴趣，又热爱文学，再加上喜欢写，这些都很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和历史材料不熟悉。入学之后，我叮嘱他多花精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于是，他从鲁迅到胡适到周作人，从林语堂到沈从文到废名，再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和作家作品，挨个儿过了一遍，并且很快就开始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多的成绩，不仅仅因为他热爱文学研究这项事业，还因为他专心致志，大脑整天在高速运转，问题总是蜂拥而至，读书、思考、写作，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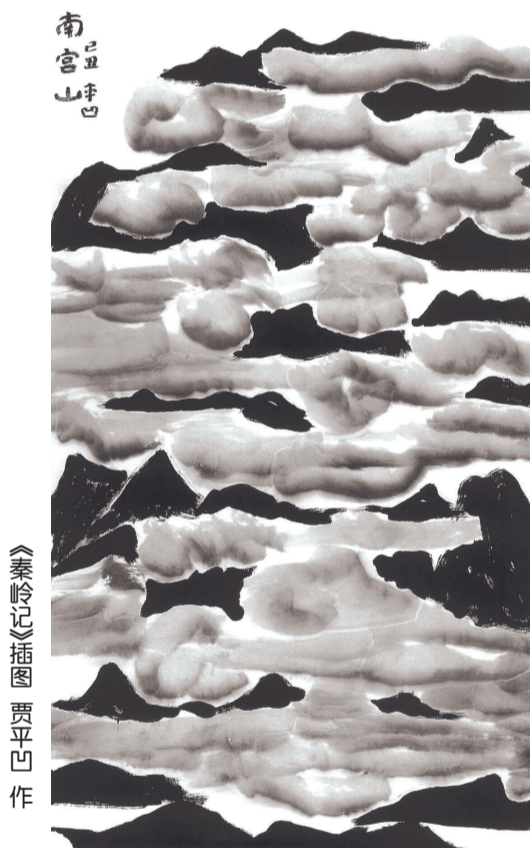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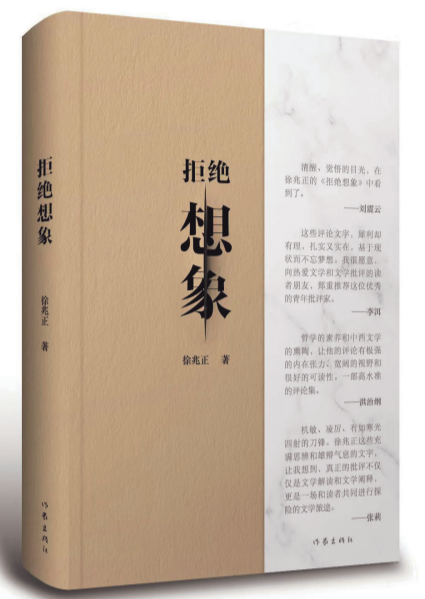
有一天，兆正给我发来一个四五十万字的自编文集电子版，让我提意见。我觉得字数太多，第一本论文集，选稿要苛严一些。我建议他严格选稿标准，精选出一半文章，编一本自己满意的书籍，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20多万字的评论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学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传统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的关系，比如当代叙事的困境与类型文学的关系，比如当代语境中文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与和解的途径。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就当代文学而言，颇具针对性。在这些文章中，徐兆正试图将两个看似矛盾的观念，把握成一个合题。以往的研究中，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经常被描述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文学思潮，徐兆正却将先锋文学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的自我更新机能。文章对文学史演变规律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既不是盲目高蹈的哲学思辨，也不同于通行的文学史叙事。这种论述，在我看来就是大量的阅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在作家作品论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拓展，而其力度则来自于将思辨方法与艺术审美相结合。

下编是作家作品论，内容涉及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比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刘震云、格非、宁肯、阿乙等。作家作品论是文学系学生的内功所在，兆正做得认真，也很细致，显示出较强的作品分析能力。甚至可以说，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中，除了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兆正最大的收获就是，弥补了哲学系学生文学文本分析能力的不足，让思辨的根须深深地插进了审美经验的土地之中，使之生根开花结果。

徐兆正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以其中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书名，叫《拒绝想象》。文学想象力问题，应该是所有长于思辨者的一个心结，以至于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也是常见的。思辨与想象的和睦相处，应该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命题。逻辑思辨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高阶。自由想象，则将那个高阶思辨以趣味的语言中解放出来。“拒绝想象”，应该是在更高的意义和维度之上，对“自由想象”的超越。这也符合正反合的辩证法。

# 思辨与想象的和解

□ 张柠



■ 评论

# 跌宕的人物命运，磅礴的家国情怀

——读何顿长篇小说《国术》

□ 周其伦

湖南作家何顿的长篇小说《国术》近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以生动的讲述和宽广的描摹，倾情展现了湖南一代国术大师刘纪荣极富传奇色彩的完美人生，恣意而高昂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沉浮相打通，深入书写了主人公一生的苦厄与奋斗、初心和梦想，以及他在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烘托出源远流长的中华国术。《国术》跳出了过往武侠小说偏爱武艺短促的单调和俗套，侧重描摹人性的丰赡，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全书大开大阖的结构。

作为湖南长沙的本土作家，何顿作品的字里行间经常出现生动的长沙方言，他的小说努力呈现着长沙市井的沿革和日常生活的活色生香，其叙述语言辨识度极高。《国术》的主人公刘纪荣是一个享誉华夏的武术大师，他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对中国武术的贡献，非常值得关注，关于他的文字记载也相对较多。在长篇小说《国术》中，何顿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拂去世俗的驳杂，用文学的手法塑造一个别开生面的人物形象。

刘纪荣出生于湖南沅江，原任湖南省体委首任武术教练，创立了神形兼备的太空拳，他毕生致力于习武、传武，并编著了《太空子午棍》《太空拳一路》等书籍。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命运也非常曲折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令人向往。《国术》不过多地纠缠在狭小的“武术”范畴，而是掷地有声地将文学的宽广意境，巧妙地与主人公朴实的生平有机糅合，并加入艺术虚构，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全新维度上，还原出刘纪荣生命的辉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了作者艺术手法的老练与独到。

《国术》所讲的故事开始于1920年。刘纪荣自小体弱多病，到了8岁还不能下地走路。那一年，湖南沅江的泗湖山镇虎坪村发生的一场村民大规模械斗，从此便徐徐拉开了刘纪荣丰满起伏的人生大幕，同时也通过他的视角观察湖南大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当年，大家都认为刘纪荣活不过10岁，唯有母亲和表弟周进元还对他的一举一动心心念念。刘纪荣最初走出家门、走进武术天地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快点长大，不再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期冀着能够强身健体，快一点在家人面前站立起来。8岁那年，他在母亲和表弟的热切鼓励下，颤颤巍巍地走出家门拜师习武，从此便一发不可收，这一步让他的命运迎来根本改变，而他对武术精髓的弘扬和继承，也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瑰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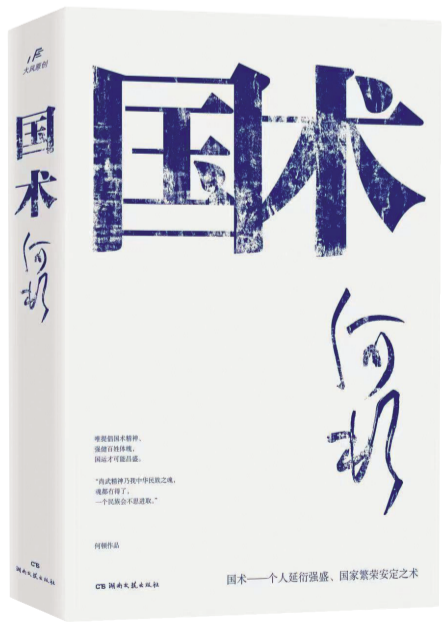
刘纪荣的家里并不贫穷，但他却不幸患上了当时人见人怕的血吸虫病，这为他一生的艰难挣扎埋下了伏笔。病情稍微好转一点后，武艺渐长的他与表弟周进元相携来到长沙闯荡，从此眼界大开。他的武术积累、他的人生见识、他的情感波折也在他之后的人生遭遇中起伏跌宕。从长沙国术训练所到南京中国国术馆，一路走来，刘纪荣逐渐奠定了他在国术中的地位，并在一次次激烈的拼搏中壮大起来，成为一代国术宗师。而在这长达数十年的漫长生涯中，刘纪荣的命运更是多舛。因为成人后的性情差异，他与表弟周进元逐渐疏远，几次战争或历史的变革，从不曾改变刘纪荣对国

术的认知。最终，刘纪荣选择远离尘世的喧嚣，继续为“国术”的延绵呕心沥血，为一代国术大师的风雨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小说《国术》中，何顿的叙述不疾不徐，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却暗流涌动，让人读来心潮澎湃。作者尽情捕捉了小说人物生平中那些细微的波澜和时间褶皱随处可见的点滴，特别善于把这些元素游刃有余地铺排进人物情感涟漪的微妙中，将一个原本枯燥的人物传记主题演绎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小说情节引人入胜，作者还多次穿插以闪回片段，利用与人物情感息息相关的各种桥段，让作品更耐人寻味。

小说以刘纪荣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支点，经线是他九死一生、凤凰涅槃的人生历程，而纬线则是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的人文背景，这种大胆而又别开生面的交织迂回，显示了作者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能力。在这样的经纬交织中，刘纪荣的老师、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等众多艺术形象都显得鲜活灵动，绝不拖泥带水，尤其像叶楚雄、周进元、柳茹、贺涵等人的塑造，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主题，也足以映衬出我们对刘纪荣这个艺术形象的感佩。全书通过众多人物间的爱恨交织，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诗意纵横的艺术效果。

我还特别喜欢作者在《国术》中对刘纪荣人生坎坷的探寻和打量，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形象中感受到一种伟岸的力量。作者还对应地刻画了一个与他开始相携相伴、相互帮扶，最后却因为种种情感纠葛走到对立面来的表弟周进元的人物形象。刘纪荣和周进元刚开



子弟们那种骨子里既热情又多少有些霸蛮的豪气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集中呈现了长沙方言、长沙人文、长沙市井等：呷茶的惬意、听戏的痴迷，湘江上缓缓行驶的机帆船，饭馆里滋味悠长的臭豆腐、姊妹团子、糖油粑粑等等，这些生动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展现出小说故事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据何顿介绍，他的创作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他所结识的一个爱好文学的朋友恰好就是刘纪荣的徒弟。那段时间，何顿经常去那位朋友家里玩，有一次不期然碰到了刘纪荣大师，随后是一来二往的交流，何顿便萌生了要创作《国术》的念头，他想用一种泛武侠小说的运笔模式，创作一部有别于普通武侠小说的著作，期待用自己与文学与国术的搭建勾连，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国术大师形象。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作者结合刘纪荣的个人经历开始思考，在查阅了很多史料和武术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开始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既有关于“国术”演变以及一招一式的素描，同时更贯穿着保家卫国这个宏大主题，让刘纪荣这个艺术形象与“国术大师”的称号不仅仅是一种符号，而成为了我们民族坚毅挺拔的脊梁。

小说文本的很多细节都不落俗套。比如，刘纪荣对故乡、对家人的怀念和对家族生活的勾勒就很接地气；作者对刘纪荣情感世界的勾勒并不显得琐碎，而是力图展现一个大丈夫的义无反顾；再比如，小说循循善诱地引导出表弟周进元与主人公关系的渐变，最终导致了他个人命运的转折等，为丰满刘纪荣这一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最妙的是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将时间跨度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由少林寺的两位僧人出场到长沙邀请刘纪荣作为高潮，同时也借刘纪荣妻子之口，道出了主人公对传承国术的积极姿态。这些情节设置和细节描摹，无疑让小说《国术》的艺术魅力再度提升，也为同类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版本。

始如影随形，他们从偏僻的乡村出发，渐次走向国术大的舞台，同时在两人的对抗中，练就了刘纪荣坚定的意志品质和矫健英姿的体魄。刘纪荣不仅以博大精深的国术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提供支撑，而且，国术也逐渐成为他一生爱国、报国、仗义除暴的方式，他用伤科绝技和自制中草药免费为百姓正骨疗伤，晚年又撰书、授艺，切实担当起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武术的艰巨重任。

《国术》中还有多处细节描述了刘纪荣的个人命运波澜，读者可以从前瞻望到整部作品对时代风云的宏大勾勒。80年间的岁月风尘，80年间的社会激荡，这些现实主义书写中真实而见微知著的个人遭遇，在一个独特的维度上折射出近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折射出万众一心、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作品通过以点带面的展现，烘托出湖湘大地的勃勃生机与巨大变革，把前赴后继的湖湘